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

科目编号：ULSZ 3094

学生姓名：李宛仪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林良娥师

呈交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3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4
第四节 前人研究综述-----	7
第五节 研究难题-----	9
第二章、双重性别之释义-----	11
第一节 荣格学说--安尼马与安尼姆-----	11
第二节 田同之学说--男子作闺音-----	12

第三节 张惠言学说——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13
第四节 叶嘉莹学说--双重性别-----	14
第三章、论饮水词哀感顽艳词风的成因作为双重性别之前提-----	17
第一节 家族与皇室纠葛下的隐恨-----	18
第二节 被用非其志的苦闷-----	21
第三节 丧偶之痛-----	25
第四章、论《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	27
第一节 文化的语码产生双重性别-----	29
第二节 象意产生双重性别-----	32
第三节 共同的情感产生双重性别-----	36
结论-----	40
引用文献-----	41
参考文献-----	44
附录-----	46

论《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资料，皆已由注释中具体注明之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3ALB04864

日期：2017 年 3 月 31 日

摘要

词本是歌辞之词，在古代多交由歌妓演唱，所以词中所描写的内容多为美女和情爱，然而当词从市井之间流传进士大夫阶层，便使到词的内容本质起到了变化。这些男性词人在书写词时，内容虽基本上多数继承了词描写美女和情爱的传统，但却会无意识地将潜在的失意融入词中，潜意识中借用了词中的女性形象来诉说自身不能明言的哀愁，这便促使了有些词作会蕴含双重性别。

此篇论文将被分为四个章节，而每一章节则又被分为有三至五个节数。第一章是绪论，此章将被分为五个节数。第一节是研究背景，笔者会浅谈清代词坛的概况以及纳兰性德《饮水词》的相关背景；第二节是研究动机与目的，笔者会阐述此篇论文构思的来源，以及笔者欲通过此篇论文想要理清和表达的思想内容；第三节是研究范围与方法，笔者会说明此篇论文的研究范围，及笔者在此篇论文中将会运用何种方法来剖析《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第四节是前人研究综述，笔者将会整理出前人研究纳兰性德《饮水词》的相关作品，其中包括书籍及学位论文；第五节是研究难题，笔者会阐述自身在撰写此篇论文时所遇到的困难。

第二章是双重性别之释义，此章被分为四个节数，探析不同学者对双重性别的解析。在谈词中蕴含双重性别之前，笔者觉得须先探析双重性别此理论的来源，所以在第一节中，笔者会先谈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学说，这一节中主要是探析荣格在《未发现的自我》中提出的“安尼马”及“安尼姆”学说；第二节是谈清代词学家田同之的学说，笔者主要是探析其在《西圃词说》

中提出的“男子作闺音”词学理论；第三节是谈清代词学家张惠言的学说，笔者主要解析其在《词选》中提出的“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词说；第四节主要是谈现代词学家叶嘉莹所提出的“双重性别”学理论。

第三章是论饮水词哀感顽艳词风的成因作为双重性别之前提。此章被分为三个节数，第一节是家族与皇室纠葛下的隐恨，笔者主要阐述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历史渊源；第二节是谈纳兰性德被用非其志的苦闷；第三节则是探析妻子卢氏离世对纳兰性德留下不可磨灭的痛楚。

第四章是论《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此章被分为三个节数。第一节是谈中国社会中文化的语码产生双重性别，并以《饮水词》中的部分词作为例；第二节是分析抒情传统中的象意产生双重性别，并也以《饮水词》中的部分词作为例；第三节是探析词人与词作中的女主人公拥有共同的情感而使词作蕴含双重性别，同样的也将会以《饮水词》中的部分词作为例；

【关键词】纳兰性德；饮水词；双重性别

致谢

早在中学时期，无意间看到了《饮水词》的的一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时候的我对这句词的想法就是：这首词好白话，像句心灵鸡汤的名言。那时候的我甚至连什么是词，纳兰性德是谁，甚至对清代也所知甚少。这就是我和纳兰性德的初见。不过，就这么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语，却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直到后来我知道了什么是词，知道了纳兰性德的故事，对清代有了初层的了解，也对“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了体悟，才让我开始关注起《饮水词》，而之所以会选择《饮水词》为我的毕业论文题目不外乎是因为“喜欢”二字。

要让论文“顺产”并不容易，没有指路灯，我也只能在黑暗中独自摸索，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林良娥老师。谢谢老师解答我论文中的所有疑惑，谢谢老师给了我不少启发，谢谢老师提供我资料，更谢谢老师像个妈妈一样疼爱我们这群学生。老师从不声色俱厉，而是非常和蔼可亲地帮助我们，这点是我最感激的幸运。

除了感谢我最重要的论文导师外，当然还要感谢我身边一群肝胆相照的朋友。在忙着撰写论文的时候，有时会没空外出吃饭，或者遇到了难题时会有点小情绪，但身边的朋友总是会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任何帮助，所以成功的论文背后一定会有一群义气的朋友。

最后，当然还是要感谢我的家人。在忙论文时最难过的是无暇与家人常常通话，但家人却会非常体谅忙碌的我。他们总是说道：“忙归忙，不要过于熬

夜，饭要吃得好，不要对自己太多压力。”我想，普普通通的一种关怀方式，却蕴含了深深的爱意。在辛苦的背后若有这些安慰，就算再辛苦也会有动力坚持下去，因为这就是拥有家人的温暖，他们为我驱走所有的寒意。

第一章 绪论

词本是由歌妓咏唱的歌词，但词从市井之间流传入士大夫阶层后，其内容本质便起到了变化。当男性词人在创作词时，内容的基础上虽多数继承了词描写美女和情爱的传统，但却也会将自身潜在的失意融入词中，并借用了词中的女性形象来诉说自身不能明言的哀愁，这便促使了有些词作会蕴含双重性别。在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中，以女性为书写对象的词作不在少数，而这些词作其实寄寓了词人内心不能明言的苦楚，使到词中的女子成为词人的代言体，让词人能够假借他人之口，得以将自己内心深隐的情志表达出来。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2006:7）不同的朝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体，而当各朝代所代表的文体达到顶峰时，便会形成一种空前绝后的地位。不过，词作为宋代最杰出的文体却脱离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轨道。

词于唐、五代、两宋时达到一个辉煌时期，到了元、明两代渐趋衰颓，然而直至清代却又重新崛起，这就是历史上的“清词中兴”。根据严昌迪《清词史》一书中对于清词的估计，清词总数量高达二十万首以上，而词人方面也有

一万之多。（严昌迪，1998：1）从清代众多的词人和庞大的词量来看，这足以说明清词的兴盛。

清军在入关之初，因遭到汉族的强势抵抗，而使清廷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直至清代第四代皇帝康熙在位期间，抗清浪潮才渐渐平息下来，清政权亦渐渐稳固，清廷才以安抚手段取代镇压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政策便是尊经崇儒，开设博学鸿词科，以网罗汉族的知识分子。因此，在这段时期里，各种文化学术都有所发展，而词亦不例外。由此可见，清词的振兴早在清初已显而易见，就如李渔在《名词选胜·序》中言：“自有词之体制以来，未有胜于今日者”（李渔，1991:35）。他认为纵使词始于唐、盛于宋，但除了李清照、辛弃疾、刘永等人外，虽有不少建标立极者，却多数被“词乃诗余”所局限。李渔也在《耐歌词·自序》亦说道：“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尽解作长短句。”（李渔，1991:377）由此可见，词在清初时期的风气鼎盛并不逊于宋代。

另外，清词繁荣的第二个标志便是词家风格多样，流派纷纭。以词风而言，有婉约词、有豪放词，有将北宋以前词人作为取法对象的，也有学南渡之后词人的，还有继承晚唐五代词人的。不仅如此，清代不同词学流派都有各自的风格，有鼓吹豪放的阳羡派代表如陈维崧、有倡导清雅的浙西派代表如朱彝尊，还有承袭南唐李后主风韵的词人，如顾贞观和纳兰性德等人。（孙克强，2004:4）这些词人具有各自独特的审美追求和词学主张，足以造就出清词中兴的盛况，而纳兰性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关于纳兰性德的著作，今存《通志堂集》包括赋一卷，诗四卷，词四卷，经解序跋三卷，序、记、书一卷，杂文一卷以及《渌水亭杂识》四卷。纳兰性德也曾编刻《大易集义粹言》、《词韵正略》、《今词初集》、《通志堂经解》等书。（纳兰性德撰，赵秀婷、冯统一笺校，2011:1）另外，纳兰性德早年曾刻《侧帽词》，康熙十七年又委托友人顾贞观在吴中刊成《饮水词》。这两本著作刻于纳兰性德生前，至今都不见传本。因此，后人只能通过今存《饮水词》中的百余阙词，推断出失传的《侧帽词》和《饮水词》亦收词不多。（纳兰性德著，赵秀婷、冯统一笺校，2011:1）

对饮水词的编辑整理是在纳兰性德生后，即康熙三十年。其师友徐乾学、顾贞观、严绳孙、秦松龄等人为其编刻《通志堂集》，其中词四卷，共三百首，出自顾贞观手订。同年，纳兰性德好友张纯修在扬州又有《饮水诗词集》之刻，其中词三卷，排次与《通志堂集》相同，不同的只有收词略有增减而已。（纳兰性德撰，赵秀婷、冯统一笺校，2011:2）这些著作皆是纳兰性德留给后世的文学瑰宝，世代以来有不少的学者尝试去解读其著作，以了解纳兰性德这位旷世才子。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双重性别”在词学领域里虽已是屡见不鲜的词学理论，然而却鲜少有人将该理论套用在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上。关于《饮水词》的研究，多数学者都着重于其悼念词、边塞词、友情词等，而对于其描写女性词作的研究却涉猎

不深，所以笔者才会选择探析《饮水词》中的这类词作，因为笔者认为这类词作被探讨的价值不亚于《饮水词》中其他类型的词作。古人云：“观人于揖让，不若观人于游戏”。笔者认为《饮水词》中描写女性的词作虽然是借用女性视角来书写，但这样反而更能体现出作者内心潜在并无法言喻的愁绪。这是因为词人在借用他人视角在进行表述之时会较无顾忌，当情感的宣泄少了束缚，便能更加体现作者内心深隐的情感，是故笔者认为这类词作反而是最能体现词人内心情志的作品。

因此，在本篇论文中，笔者主要是探析《饮水词》中描写女性的词作是否蕴含了双重性别的可能性。笔者欲通过该类词作来解读词人的内心世界，并解析词人在女性形象中赋予了何种情志，以至词中女性与词人的情感合二为一。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笔者在此篇论文中所要研究的范围将侧重于《饮水词》中以女性为视角的相关词作，唯在叙述双重性别以外部分，笔者亦会以《饮水词》中其他类型的词作为例，使到此篇论文并不会单单局限于《饮水词》中的小部分词作。此外，笔者在诠释双重性别理论时，会谈及中西不同学者的心理学说和词学主张，以便能够追溯到该理论的源流，并作出更加全面性的双重性别理论之分析。

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的撰写主要采用由赵秀婷、冯一统笺校，中华书局出版的《饮水词笺校》为研究底本，词中所有例子亦皆取自此本书籍。至于纳兰性德的家世生平，笔者则运用徐乾学撰写的《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

兰君墓志铭》、张任政著的《清纳兰容若先生性德年谱》，以及刘德鸿著的《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为主要参考资料。另外，本文将会运用理论解析法、文本释义法、考辨法及个体研究法作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完成对《饮水词》中双重性别的探讨。

（一）理论解析法¹

在此篇论文中，笔者会先解析“双重性别”此概念的来源，即探讨西方学者卡尔·荣格的安尼马（anima）与安尼姆（animus）学说。另外，笔者也将会运用古今中与双重性别相关的词学理论来作为此论文的论证方法，即田同之的“男子作闺音”之说，张惠言的“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排不能自言之情”之说，以及叶嘉莹的“双重性别”之说，以探讨不同时代的词学家如何诠释词作中的双重性别。

（二）文本释义

文本释义是读者以解释者的身份去分析和揭示作品中所展示或所蕴涵的意义，包括作品中萌芽的新倾向，以及作品中有所体现但作者本人却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即所谓的“言外之意”或“韵外之旨”。（王先霭、胡亚敏主编，2005:49）因此，笔者须从作品的写境或造境中，依靠自身的想象力和阐释力，以发掘被暗示的东西。

笔者认为，《饮水词》中的描写女性的词作表面上是写古代女子的闺愁，但其意则是词人羁旅在外的相思之苦，或理想不得实现的控诉。因此，笔者在

¹笔者将会跨古今、跨中西，借用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理论来互相论证和解析，以能够更加全面性地解读《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

解读文本时，须靠自己想象力和阐释力，来探析在这类词作中也许连词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深层的含义。

（三）考辨

考辨即考真求实，辨伪祛疑。第一个层面是作品考，包括作品的真伪考和作品的系年考两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作家考，主要考订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经历、人际关系、影响力等。（王兆鹏，2008:24-27）通过考辨法，笔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纳兰性德。

对于作品考，笔者将会运用不同版本的《饮水词》和《全清词》进行核对，以完全确认论文中引用的词作为纳兰性德亲笔之作，以确保此篇论文的准确性。另外，因为词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是词作中最直接的投影，所以笔者在解析每一首词作时，必须通过相关史料以尽可能地了解该词作相关的时间、地点、人、事、物等，这其实跟陈寅恪先生提倡的“文史互证²”本质上基本相同。只有笔者完全了解词人是在何种情况下创作该类词作，笔者才能更加完善地了解到当时期词人的内心状态，以及该词作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对于作家考，笔者在此篇论文中第三章，主要会讨论到纳兰性德的生活背景，其中包括其纳兰家族与皇室的渊源，其生活经历及感情世界。

（四）个体的研究

个体研究即个体词人研究，个体研究虽跟上文提及的作家考有点接近，但关注点不同。作家考主要是还原性研究，挖掘相关史料，弄清词人的生平事迹；而个体研究主要是乃借助相关史料和理论方法，去分析词人的人格个性和创作

²陈寅恪先生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史互证”理论说明，但在其著作《元白诗笺证稿》却有很完善的运用，是故后人便常借用这套方法来解析文学作品。

个性。在了解词人的人格特性和精神世界的基础上，进而去把握他的创作个性或艺术个性。（王兆鹏，2008:28）简单来说，作家考较侧重词人外在特性，如词人的家世、生平、生活、感情；而个体研究则较注重于词人的内在特性，如词人的人格个性和创作个性。

因此，笔者将会依据相关史料去剖析纳兰性德其哀感顽艳词风形成的成因，如家族与皇室历史下的纠葛、丧偶之痛、被用非其志的苦闷等经历作出分析，以尝试论证纳兰性德描写女性的词作中蕴含了其相思之苦和郁郁不得志的情感投射。

第四节 前人研究综述

在专书方面，《饮水词》的注本有赵秀婷、冯统一笺校的《饮水词笺校》，以及张草纫的《纳兰词笺注》等。《饮水词笺校》是以纳兰性德《通志堂集》的四卷词为底本，该书对史实有详细的叙述，主要剖析《饮水词》中的历史情境，并笺注及说明《饮水词》中运用的典故和化用的词句作出整理。而《纳兰词笺注》则着重于纳兰词中典故、名物及俗语的注释，并参酌各家选注，针对不合理或错误处提出说明并订正。

另外，对于纳兰性德思想研究的专书则有刘德鸿的《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该书是针对纳兰性德的先世及家族，甚至是配偶、恋人、后嗣等都有着相当详细的介绍，其中更别列一章来专论其父纳兰明珠的政治生涯，间接解析出纳兰性德仕途的发展，以及当时期的官任制度。而对于《饮水词》内

容分析的专书则有张秉成编著、叶嘉莹主编的《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以及黄天骥著的《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前者主要是依《饮水词》的内容题材将其划分为七大主题，分别是爱情篇、友情篇、塞上篇、江南篇、咏物篇、咏史篇、以及杂感篇，并为每首词作出简洁的注释和讲解；后者除了讨论词人的生平事迹之外，也对词人的词风和思想做深入的探讨，解析其词哀感顽艳的成因，同时该书还附录纳兰性德的年谱和交游考。

在学位论文方面，对于《饮水词》中各类主题的研究不在少数，其中南华大学的陈嘉慧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感情词研究》，便是主要解析纳兰性德的感情词作即友情词、边塞词、爱情词和悼亡词；而中国石油大学齐同心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创作中的“情志”思想研究》，则是探析《饮水词》中各类“情志”思想在不同主题词作中的体现。不仅如此，对《饮水词》单一主题研究的学位论文则有河北大学王娜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边塞词研究》、南华大学陈美娟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悼亡词之研究》等。

另外，探讨《饮水词》艺术手法的学位论文，有陕西师范大学庞祖雪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词的颜色词语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李彩霞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纳兰词兴发感动之生命力》、广西师范大学邓兰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词审美意象研究》、齐齐哈尔大学朱丹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饮水词〉意象组群研究》等。

除此之外，研究《饮水词》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关联的学位论文，则有吉林师范大学李昊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词与满汉文化研究》、青岛大学周舒浩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纳兰性德与清前期词坛》、吉林大学侯畅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

《由〈饮水词〉看清初满汉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安徽大学李倩撰写的硕士论文《纳兰词反映的南方文化心理及其成因研究》等。

不仅如此，《饮水词》比较研究的学士论文，则有西北师范大学冯曦缘撰写的硕士论文《纳兰性德诗词比较研究》、曲阜师范大学董娜撰写的硕士论文《李清照与纳兰性德愁情词比较研究》、北京语言大学李晔坤撰写的硕士论文《李煜、晏几道、纳兰性德梦词对比研究》、湖南师范大学谢华平撰写的硕士论文《细语闲话皆寂寞，都是千古伤心人-纳兰性德与李煜词之比较》、延边大学李青华撰写的硕士论文《苏轼、贺铸与纳兰性德悼亡词研究》等。

最后，研究《饮水词》文学批评的学士论文，则有湖南师范大学余洵子撰写的硕士论文《清至民初纳兰词批评研究》。

第五节 研究难题

在撰写本篇论文时，笔者遇到的最主要难题即笔者在本篇论文中运用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然而该名西方学者的英文原书，笔者遍寻不果，所以目前只能借鉴译本或其他学者的诠释结果。不过，这就造成了笔者在引用该名西方学者的理论时，无法与原书完全地相符，因为不同译者和学者对同一种东西会有不同的诠释。同样的，这也间接导致了笔者在选择其中一本译本或学者的诠释作为借鉴后，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学校图书馆对于清词的参考资料和文献资料远没有宋词来的多和广，所以造成笔者在参考《饮水词》资料时有一定的局限。不仅如此，研究纳兰性德的著作虽不在少数，但却也不多，再加上对于《饮水词》的研究多数关注在其爱情词、悼亡词、边塞词、友情词等，而对其描写女性词作的研究皆涉猎不深，所以使笔者在借鉴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

除此之外，《饮水词》中部分词作创作时间点不详，所以笔者较难通过时间、地点和事件，来考察词人撰写该首词作时的内心世界和想法。因此，当笔者要尝试解析这该类词作时，仅能依靠词作中的关键词、意象、手法运用等因素来解析。

第二章 双重性别之释义

在试着剖析《饮水词》中蕴含双重性别的可能性之前，对于“双重性别”这一概念必须先行厘清。

第一节 荣格学说—安尼马与安尼姆

首先，笔者将会先叙述“双重性别”这一概念在西方心理学中的诠释。瑞士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发现人格包含各种基型³（archetypes），他提出人拥有双性人格，一种是安尼马（anima），一种是安尼姆（animus）。

安尼马是男人身上一种女性特征的具体表现，如温柔的性情、对精细东西的爱好、易怒等，更重要的是安尼马会使男人较容易了解女人的特质，因为他们会潜意识对女性定下一个幻影。另外，安尼姆则是女性身上具有的男性特征，以及她们共同从遗传得来的理想男性幻影。（荣格著、叶颂寿译，1974年：4-5）因此，荣格便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双性人格。

荣格认为，双性人格的原因有三，一是从人的生理起源来看，人在本质上是两性都具有的高级动物；二是从人的心理倾向性来看，男性和女性都部分地表现出阴阳两性的特征；三是从历史原因看，千百年来，男性通过与女性的不

³所谓基型就是人类根据经验和感觉，自古以来形成的某种形式，这些形式不断地在各种时代和文化中重复出现，它们显现在个人思想、梦境和幻境里的神话、习惯和信仰内。（荣格著、叶颂寿译，1974年：4）

断接触而形成了安尼玛原型，女性也通过与男性的不断接触而形成了安尼姆斯原型。（郭爱妹、陈晴钰，2012:103）简单来说，男人与女人在长时期一同生活和相处下，他们都得到了一些异性的特性，而这种特征正是起到了协调两性之间的作用，并使他们互相理解。

安尼马和安尼姆虽是荣格提出人格中具有双性化的心理学说，但这两种概念却是在中国古代的词中具有很好的印证。在传统诗词中，婉约词讲究的是细腻温婉，多描写女子闺房之事，然而在历代以来婉约词作者从来都是男性词人居多。因此，当男性词人在创作这类词时，也许依靠的便是他们人性中“安尼马”的特质，将内在富有女性特质的一面展现出来，并同时运用这类特质去更好地了解其他女性，以图更好地去展现其词中女主人公的真实性。反之，女性词人在创作关于男性的词作时可能亦是如此。

第二节 田同之学说—男子作闺音

荣格是针对人类心理学提出了双性之说，那么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是否也有关于双重性别的学说？清人田同之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辨》中言：“诗人之词，真多而假少；词人之词，假多而真少”。田同之认为诗作之所以“真”在于诗中所述真有其事，如“邶风燕燕、日月、终风⁴等篇，实有其别离，实有其摒弃，所谓文生于情也。”（唐圭璋，1986:1449）田同之以《诗经》中的弃妇诗为例

⁴原文请参见附录。

来叙述诗歌中“真”的特质，他表示诗作中的“事”与“情”是共同存在的，因为“文”便是“情”的产物。

不过，词则不然。他认为“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

（唐圭璋，1986:1449）田同之表示词中所述虽无其事，但却蕴含了词人最真挚的情感，是故词作中“事”为“假”，而“情”为“真”。他认为当男子在写女子闺房之事时，表面上是为写景、咏物，但实际上是为表达离别之悲及或寄寓了被摒弃的愁恨，这便表达了词中具有双重性别的特性。

田同之提出的“男子作闺音”之说，可说是早期奠定词中具有“双重性别”特质的一大主张。这种描写美女情爱的词虽字字句句无不透入出女性的特性，但却是以女性的形象来包装男性词人的内心之感，这便形成某些词作会蕴含双重性别。

第三节 张惠言学说——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清人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2011:1）他认为词便是一种内有深意的文体，词虽然是写美女和情爱的艳语，但真正却是在表达词人心中无法言语的情志。

传统士大夫一直以来都被诗言志、文载道的思想所束缚，所以词被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所轻视。当时许多士大夫在写词时，都是抱着逢场作戏的心态。不过，就因为这些士大夫在写词时抱着逢场作戏的心态，使到他们的思想不再被诗言志、文载道所约束，反而更能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心中的真实感受流露词中。张惠言也说道，词“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宕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隐盱愉，感物而发……”（张惠言，2011:1）他认为好的词作绝非是刻意雕琢而成的，在他看来，好的词作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隐”，二是“情”。他认为词的篇幅虽短，但词中的情感却是异常饱满的，并且词人会将情感以“惻隐盱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也认为好的词作是词人在创作时，是因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所以这样的词作才能体现出词人真挚的情感。因此，张惠言认为“意内而言外”的词，表面上是在写“里巷男女哀乐”的内容，但真正却是在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这是因为这些描写美女情爱的词作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正好能成为贤人君子有不能明言的忧愁时的最佳代言体。

第四节 叶嘉莹学说—双重性别

叶嘉莹曾在其书《风景旧曾谙：叶嘉莹谈诗论词》中引用一位美国学者-劳伦斯·利普金《弃妇与诗歌的传统》一书中的观点，来作为其双重性别词学理论的基础，书中说明劳氏认为男子比女子更需要借助弃妇这一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叶嘉莹，2008:187）劳氏在该书中提出当男子写弃妇诗或弃妇词时，

表面上是写思妇、写女子，但实际上是在表达词人内心深处一种不得志的情感，这便是叶嘉莹所说的双重性别。

她认为女性词人写思妇词或弃妇词，就像是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或将古代女子的悲哀命运有感抒发，然而当男性词人以思妇和弃妇的口吻描绘相思之苦和被抛弃的心情时，便会使词蕴含一种双重底蕴，令人感觉到其中别有深意。她表示，男性词人在描写以女性角度叙述哀愁的词作时，极大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词人自身的惆怅或郁郁不得志注入其中，导致词中的弃妇或思妇成了词人自身一种投射或象喻。

在传统的诗词中，弃妇词所描写的是女性与爱人之间的情爱，其内容主要描写她们对离开了或远在外地的情人或丈夫的思念和愁怨。在这些诗人和词人的笔下，这些弃妇的丈夫或情人都是在外闯荡，因为古代的男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因为闲赋在家的男子为世人不耻，所以他们都会外出闯一番事业，有些当官，有些经商。另一方面，古代的女子在出嫁前是连亲戚都不能见的，更别说是见外男或出门，而至于出嫁后更是必须在家相夫教子。因此，古代女子待字闺中时，她们便会盼望有个良人的出现，或者她们会思慕心中的良人。若她们的丈夫远游在外时，她们自己就只能默默地独守空闺，思念在外的丈夫。一旦丈夫长久不归，或者在外另结新欢后，这些女子便会从思妇变成了弃妇。因此，男子注定在外，而女子注定在闺中，思妇似乎便成了古代女子必然的命运。

她表示，在古代其实不只女子会被抛弃，男子亦同样会被抛弃，不同的是女子是被男子抛弃，而男子则是被君主或上司抛弃。在传统的三纲⁵五常⁶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中存有相同的连署关系。在君以臣纲下，君是统治的（dominant），而臣是被统治的（subdominant）；同样的在夫以妻纲中，夫是统治的（dominant），而妻是被统治的（subdominant）。（叶嘉莹，2008:187-188）因此，当这些男子不受君主的赏识和重用或被贬谪时，或者他们的理想和信念被抛弃或自身被抛弃时，这些男子便拥有了与弃妇同样的命运，这便使到有些词人会以弃妇的口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抒发自身郁郁不得志的情怀。

不过，以弃妇来隐喻男子的郁郁不得志只是双重性别的其中一例，叶嘉莹认为只要当词中种种的女性特质与男性词人在无意中流露的感情心态一结合，便会产生词蕴含双重性别。因此，在本篇论文中，笔者最主要的就是探讨纳兰性德《饮水词》中的双重性别。

⁵《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载：“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陈立，1994：373）

⁶《论衡·问孔篇》载：“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黄晖，1990：408）

第三章 论饮水词哀感顽艳词风的成因作为双重性别之前提

上文提及，男性词人之所以会借用女性的口吻来表达自身的情感，无非就是因为词人有不能明言之忧愁，才须借用他人为自身的代言体。因此，笔者在分析《饮水词》蕴含双重性别之前，会先分析《饮水词》哀感顽艳词风形成的原因，以从中探析词人内心的苦楚。这是因为，只有在了解词人内心苦楚的前提下，笔者才能更好地解析词人借用女性形象为自己情感代言的论点。

《饮水词》以哀感顽艳闻名，学界有研究显示在纳兰性德现存的三百首词内，“愁”字共出现了九十次，“泪”字出现了六十五次，“恨”字出现了三十九次，其余“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更是触目皆是。（黄天骢，1983:32）虽然《饮水词》中大量运用这类灰色的词语，但真正使《饮水词》哀感顽艳则是《饮水词》伤黯的韵味。顾贞观在<饮水词序>中说道：“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材质不能善怨”，而纳兰性德这位文人才子便是位既多情又善怨之人。（纳兰性德撰，赵秀婷、冯统一笺校，2011：377）关于这点，读者能够轻易地从《饮水词》中体会出词人深含的情志及悲戚苦涩之音。词人的情感通过文字感染着读者，将其难以派遣的忧伤哀愁之情传达予读者，令他人不能卒读。

那究竟纳兰性德的多情与善怨源于何处，这便是笔者在此章节中所要探讨的核心思想。“作家的自主只能在已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离开了客观条件论证一个人的思想与创作，无异于吹影镂尘，水中捞月，难免虚妄无稽，给人隔靴搔痒之感。”

（刘德鸿，1997：195）因此，笔者将会通过史料的记载以及《饮水词》中作者的情感分析，借以探析《饮水词》哀感顽艳形成的客观条件成因。

第一节 家族与皇室纠葛下的隐恨

纳兰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以避皇太子允礽嫌名改，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也。（赵尔巽等撰，1977：13361）纳兰性德祖上纳喇氏，其始祖为胜根打喇汉，本姓是土默特，明朝初年曾经居住在名为“张”的地方（该地今已无法考察为何地）。后来，胜根打喇汉家族凭借雄厚实力，一举歼灭居住于呼伦河流域的女真纳喇氏的部落，并冠其姓氏，改为纳喇氏。随着族人日益增多，胜根打喇汉家族便迁移至叶赫河流域（今吉林省梨树县境，称为叶赫部）。（刘德鸿，1997:2）当时女真人与清代满人都是以地名或部名系于姓氏之前，所以胜根打喇汉家族便被称为叶赫纳喇氏。

据《金史·列传五十八》载：“金之徒单、挈懒（金代的挈懒氏到了明代改为纳喇氏）、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脱脱等撰，1975：2629）挈懒（纳喇）原乃金代贵族姓氏，胜根打喇汉家族改姓纳喇后，便逐渐女真化。他们不仅学起当地女真人的风俗，语言也慢慢改用女真语，并以金代女真贵族的后裔自居，以便增强号召力来招纳邻近部落，意图重振金朝雄业。不过事与愿违，胜根打喇汉家族无法重建金王朝，而是只能作个小部落的首领，世代承袭为明朝的塔鲁木卫指挥僉事。

纳兰性德五世祖出孔革为叶赫部掌权者时，叶赫部被以王台为首的哈达部打败，出孔革最后甚至被王台的叔父王忠所杀。直至其子太杵继位，叶赫部仍受制于哈达部。叶赫部的衰微直至太杵其子卿家奴和杨机奴一代才有了转折，此二子自王台死后便趁机扩张各自的势力，夺回了被哈达部侵占的领地，并征服邻近的部落，使叶赫部逐渐强盛起来。在那段时期，卿家奴和杨机奴为巩固和扩张势力，开始笼络建州部，而建州部的努尔哈赤因祖父和父亲皆被明军所杀，便顺势投奔叶赫部。为了笼络努尔哈赤，杨机奴将自己女儿孟古许配给他，从此两家人建立起了姻亲关系。不过遗憾的是，两家人虽是建立起了姻亲关系，却是也存在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在努尔哈赤与孟古婚后的第三年，以布戒和纳林为首的叶赫部自恃为海西女真盟主，欲以强大的势力夺取建州部的领土，借此削弱努尔哈赤的势力。于是，两家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关系彻底破裂。几番斗争下来，两部都损失惨重，皆暂时偃旗息鼓。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叶赫部的纳林卜禄为争取时间来休养生息，向努尔哈赤致歉，愿双方复缔前好，并重以婚媾。之后，叶赫部的布扬谷便将其妹许配于努尔哈赤。另外，纳兰性德的曾祖父金台石也将女儿许配于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刘德鸿，1997：3-8）不过，联姻所带来的和平没有持续多久，两部之间仍是大小斗争不断。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努尔哈赤率领建州部军兵企图吞下叶赫部，欲使海西女真臣服于自己麾下。不过，此次战役并不成功，努尔哈赤的军队铩羽而归。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创建金国（史称后金），并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对明朝发起大规模战争，并规劝效忠明朝的金台石归降，却被金台石拒绝。（刘德鸿，

1997:11-13)因金台石不愿归顺,努尔哈赤降明后,便相继命人缢杀金台石等人,从此叶赫部遂灭。

虽然胜根打喇汉所创建的叶赫部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但枝繁叶茂的叶赫纳喇氏并未灭绝。不过,叶赫纳喇氏虽未灭绝,但却也逐渐衰微。他们虽与金国和之后的清廷都拥有联姻关系,但叶赫纳喇氏的族人却多不受朝廷重用。这样不受重用的情况一直到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的时期,叶赫纳喇氏才逐渐复兴起来。

笔者之所以在此章节中运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梳理纳兰性德祖上与皇室的渊源,主要是因为这段前尘往事在纳兰性德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使其在忠于君王之时,却又不可忽视历史轨迹下的血仇。这样爱恨交织的矛盾所带来的苦楚,读者隐隐约约能从饮水词中感受得到。《饮水词·菩萨蛮》(问君何事轻别离)一词大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前往盛京告祭祖陵并巡视吉林乌拉(今吉林市),纳兰性德以侍卫之职扈从之时,途径祖籍旧地从而因生感慨。(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60-161)不仅如此,词中的“故园”、“旧事”、“啼鹃”(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60)等字也都暗示着与其先祖叶赫部灭部之事息息相关。此时距离努尔哈赤消灭叶赫部只过了六十余年而已,往事历历,“啼鹃恨未消”(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60),灭部之痛犹如亡国之痛,岂是短短数十年的光阴就能消平。

第二节 被用非其志的苦闷

除了家世背景等外物的影响之外，纳兰性德作为主体，其后天的遭遇肯定是《饮水词》哀感顽艳词风形成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成因。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虽然纳兰性德留给后世的仅有短短的三十一年记载，但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又有个位居宰辅的父亲和出身为皇室成员的母亲⁷，再加上学富五车的才气，使他便注定了此生绝不平凡，而是成为了短暂绚丽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他的《饮水词》流传至今，王国维赞其“北宋以来，一人而已⁸”（王国维，1998:13），况周颐亦称其为“国初第一词手⁹”（况周颐，2003:93），这足以见得纳兰性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超然。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因避讳而改名为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在手简及所藏书画印文中又有“长白山人”、“松花（花）江渔”等代称，以示自己为满洲旧族，不忘根本而淡泊名利。（刘德鸿，1997：184）纳兰性德虽为膏腴子弟，但淡泊名利的他对富贵与权势不屑一顾。据《清史稿》记载，纳兰性德“数岁即习骑射，稍长工文翰”。（赵尔巽等撰，1977：13361）由此可见，纳兰性德年幼之时便已受到严格又良好的骑射技术，体现了满族以骑射为本的民族特色，之后更工于文翰。康熙十一年（1672年），纳兰性德中顺天乡试举人，“补诸生，贡入太学。”（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6）纳兰性德补诸生，即以满洲生童选补顺天府学汉生员额数内和汉族生员一同学习，

⁷徐乾学于《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文》中云，纳兰性德其“母觉罗氏，封一品夫人。”（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6）

⁸王国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1998:13）

⁹况周颐：“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况周颐，2003:93）

其间手绪繁复并考试严格，颇为不易。徐乾学在<纳兰君墓志铭>一文中曾赞纳兰性德“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3）凭着极佳的天赋，纳兰性德在顺天府学习的时间很短，便进入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据史料记载，康熙十年（1671年）朝廷议准：“八旗新旧生员内，通行选拔文行皆优者。满洲、蒙古起送两名，汉军起送两名，入监肄业。”（刘德鸿，1997：214）纳兰性德便是这一年贡入太学，他是八旗满洲、蒙古新旧生员经过选拔后，被起送的两名文行皆优者之一。

纳兰性德一生中最重要的良师便是徐乾学。《清史稿》载：“性德乡试出徐乾学门。与从掇讨学术，尝裒刻宋、元人说经诸书，书为之序，以自撰礼记陈氏集说补正附焉，合为通志堂经解。”（赵尔巽等撰，1977：13361）纳兰性德自乡试放榜的第三日来拜谒徐乾学后，双方便来往不绝。纳兰性德不只一次感叹自己幸得良师，“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263）在指导纳兰性德期间，徐乾学将先进的汉族传统文化知识及写作技艺传授予纳兰性德，以便其寻考指归。康熙十二年（1673年），纳兰性德参加了会试，优秀的试卷被考官推荐给内阁保和殿大学士杜立德、礼部尚书龚鼎孳、刑部侍郎姚文然、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等主考官，使其被录取为贡士。（刘德鸿，1997：215-216）之后，他便积极准备参加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

纳兰性德在十九前的人生可说是春风得意，任何事情他都得以站在高峰上，为万人瞩目的焦点。那么哀感顽艳的《饮水词》究竟怎样会出自这样一个少年不识愁滋味，却又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之手呢？这是因为平步青云的他

在十九岁那年遇见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当他满怀欣喜地准备参加殿试之时，却“以病未与廷对”（张任政，1981：12），突发的寒疾使他与能再创人生顶峰的殿试失之交臂。对于不能参加殿试，纳兰性德是恨憾的，因为在他曾写了《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一诗来表达因病缺席的悔恨。

康熙十五年（1676年），纳兰性德补行了殿试。在补试中，他“敷事析理，谙熟出老宿儒上，结字端劲合古法”，其试卷令“诸公嗟叹，天子用嘉，成二甲进士。”（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3）无奈天意弄人，令“诸公嗟叹”的优秀试卷，却在“天子用嘉”下，使他被授以三等侍卫之职。侍卫一职职责繁杂又无权自主，须时时供皇帝驱使，缺乏自由，除了需要保卫皇帝安全外，还有传谕宣旨，必要时被皇帝委派执行特定任务，简单来说便是时时刻刻要围着皇帝，如同没有自由的“奴仆”。另外，所谓伴君如伴虎，侍卫是皇帝身边的近御人员，除了活动范围和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以外，还务必谨言慎行，一有闪失即遭降黜，严重的话还会流放抄家。因此，侍卫一职对他来说，无疑是大材小用。这对抱负宏远、清高只许的他来说，就像是在无形中被囚禁在一个看不见的枷锁中。理想的破灭，再加上侍卫一职让他觉得自身没有价值可言，这些种种都使他只能够将内心无法言明的痛楚注入文字之中，从而导致其作品充斥着悲凉凄迷之气。

徐乾学在<纳兰君墓志铭>中言：“当入对殿廷，数千言立就，点画落纸，无一笔非古人者。荐绅以不得上第入词官为容若叹息。”（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3）对于纳兰性德因“天子用嘉”而担任侍卫一职之事，徐乾学是为其叹息的。纳兰性德在殿试时的“数千言立就”、“点画落纸”、“无一笔非古人者”都在“天子用嘉”下显得讽刺至极，帝王用非其志成了其心中最无

可奈何的苦闷。由此可见，就连纳兰性德最敬重的良师都对其任职侍卫一事都扼腕叹息。

不过，外人看事终究雾里看花，终隔一层，那到底纳兰性德对于侍卫一职又有何想法呢？其实，纳兰性德对于侍卫一职的想法可从《饮水词·踏莎行》（倚柳题笺）一词中探之。在该词中，词人向往的是“倚柳题笺，当花侧帽¹⁰”的生活。（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8）这种闲来作诗填词，肆意潇洒的生活是词人梦寐以求的憧憬，因为“赏心应比驱驰好”（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8），这样的赏心乐事远比在官场上驰骋更令词人向往。徐乾学在<纳兰君墓志铭>中亦言：“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校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3）由此可见，侍卫之职的工作繁杂令纳兰性德只能在夜深人静、众人酣睡之时才有空读书，那他梦想闲来时“倚柳题笺”的生活更是不可能实现。因此，这样的生活终归只能是词人的梦想，因为在现实中词人只能“错教双鬓受东风，看吹绿影成丝早。”（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8）现实中纳兰性德无法过上向往的生活，而是只能在官场之中奔波劳顿，在权力斗争中穿梭，耗费自身的年华。“金殿寒鸦，玉阶春草”（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8），富贵辉煌的背后却是无边的凄苦愁怨，而词人内心的苦闷又能“和谁道”。（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8）因此，这些牢骚怨言最终只是词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从词意来看，词人对自己朝堂生活的不如意溢于言表，其中最让他疲惫的莫过于侍卫一职所

¹⁰《周书·独孤信传》：“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带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侧帽指斜带着的帽子，形容洒脱不羁，风流自赏的装扮。（张秉成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238）

带来的庸庸碌碌，再加上官场的黑暗，让他只想“小楼明月镇长闲”（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8），再也不理这人生中催人老的缁尘，不过这样的生活终究只存在他的理想之中。

第三节 丧偶之痛

除了朝堂之上的不如意外，纳兰性德的感情之路也并不平顺。纳兰性德一生中最遗憾的女子当属其原配--卢氏。据徐乾学的<纳兰君墓志铭>所述，纳兰性德“配卢氏。两广总督、兵部尚书、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兴祖之女，赠淑人，先君卒。”（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4）对于妻子的早逝，纳兰性德只能将天人永隔的相思之情寄托笔中，并写下数阙令人动容的悼亡词，以慰心中的相思之苦。《饮水词》中标有“悼亡”字样的词共有七首，首首都是纳兰性德不假雕琢地表达自身情感，字字肺腑，句句血泪，感人至深。

纳兰性德的<青衫湿遍>可说是《饮水词》中悼亡词的代表作，而该词是纳兰性德在其妻卢氏死后不到半年所作。遽然死别的伤痛在纳兰性德心中尚未冲淡，刻苦铭心的思念难以抑制，使他只能将柔情寸断的悲情涌入笔锋。对于卢氏的离世，纳兰性德是痛苦万分的，这在此词的词名中已有明示。“青衫湿遍”（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12），纳兰性德对妻子思念的泪水已经将青衫都湿遍了。当他回忆起妻子在世时的“半月前头扶病”和“剪刀声”，仿佛中这些生活琐事似乎还“犹在银缸”（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12）。他想起妻子生前是个独自待在小空房里都会害怕的人，

所以不禁担忧起她怎经得住“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的生活。（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12）由此见得，他对于妻子的关爱在妻子离世之后有增无减。因此，十分思念妻子的他便期盼着妻子的领回能识得归家的路，在梦中与他团聚。（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12）不过，这一切总归是幻想，与妻子永远天人永隔已成事实，想着当初与妻子的誓言难以实现，“难禁寸裂柔肠”（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12）的他只能将悲痛化为一首首令人不忍卒读的悼亡词。

第四章 论《饮水词》中双重性别

词本是交由歌妓咏唱的歌词，叶嘉莹曾疑惑过，为何自古以来许多有学问、文章、道德、工业上不可一世的人物，如北宋初年的宋祁、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甚至是官至宰相的韦庄、冯延巳、晏殊、王安石等人都写了不少的词作。不过，她仍分析出几层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她认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身处在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思想控制之中。因此，当他们所写的不再是言志载道的作品，而是这种只是在歌筵酒席上逢场作戏的歌辞时，其思想、意识便脱离了约束，形成一种很奇妙的感情。（叶嘉莹，2008：185）叶嘉莹认为，当词中种种的女性特质与男性词人无意中所流露的感情一结合，词蕴含双重性别现象便因此而生。这种蕴含双重性别的词会传达出一种超乎表面所写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正是词人内心更深隐的情志，也是一种更值得读者去追思寻味的情感。因此，笔者在此篇论文中所要探讨的是《饮水词》中这样耐人寻味的深隐情志。

纵观《饮水词》三百余首，其中以女性为视角的词作不占少数，若说这些词作仅是纳兰性德为身边女性的描写，亦或全是游戏之作，这样的想法绝非可能。如田同之所说，“情生于文也”。（唐圭璋，1986：1449）“文”是装着“情”的容器，《饮水词》受后世褒奖无数，依仗的不仅是词人高超的写词技巧，更重要的更是词中能令读者“魂绝色飞”的情志，是故占了《饮水词》中不小篇幅的描写女性之词又岂是意义不大的游戏之作或单纯的人物描写呢？不过，笔者不能单凭《饮水词》的文学地位，而断言《饮水词》中以女性为视角

的词作蕴含重要的深意。因此，笔者在本节中所要探讨的是《饮水词》中这类词作是否寄寓了纳兰性德内心情志的可能性。

不过，在探讨《饮水词》之的双重性别前，笔者须强调本篇论文所要探讨的是《饮水词》含有双重性别的可能性，并非断言《饮水词》中该类词作实实在在蕴含了笔者所推测的词人情感。这是因为笔者认为文学是没有绝对性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对一个作品会有不同的诠释。随着时代变迁，读者都无法完全了解词人在创作词时的灵感和动机。这是因为词作创作时间的模糊性，或读者与词人生处年代的相隔所产生的思想变化，亦或者史料中能够探析到词人性格和想法的局限性等因素。虽然如此，读者却能够凭着对该词的感受，推敲出词人在创作时其想法与动机的可能性，这就是“情生于文”的原因，词中的“情”成为了词人与读者链接的桥梁。倘若一个“文”没有“情”的注入，就会显得作品内容乏味空洞，又怎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喜爱。笔者认为，纵使读者无法完全断定作者在创作作品时内心的一切情感的动机，却能解析作品中的所有信息，并从而推敲出作者那时候内心的情感及创作动机的最大可能性。因此，笔者在此篇章中会凭着自身对该类词作的感受，及词作中的一切文字和情感信息，推测出纳兰性德创作该类词作时是否寄寓了自身情感的可能性。

第一节 文化的语码产生双重性别

张惠言在《词选》中曾评注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词乃“此感士不遇也”。他说道：“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张惠言，2011:3）张惠言认为，温庭筠的该首词作寄寓了〈离骚〉中感士不遇的情感。叶嘉莹延续张惠言的说法，她引用〈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¹¹”之句，将“蛾眉”所写的姿容之美赋予了可以托喻为才人志士品德之美的象喻之意。她认为，张惠言之所以指温庭筠的〈菩萨蛮〉寄寓了〈离骚〉中感士不遇的情感，是因为〈菩萨蛮〉同〈离骚〉中的“蛾眉”都是有托喻的。她说道，如果“美人”是君子的象喻，而“画蛾眉”象喻着君子追求品德的美好，那“蛾眉”在中国传统上便会形成一种文化的语码（cultural code）¹²。（叶嘉莹，2008：204）从词的表面上来看，“懒起画蛾眉”（赵崇祚编，杨景龙校注，2014:3）是温庭筠在描写一个美人想要画蛾眉，但张惠言读了此词后觉得此词蕴含了〈离骚〉中的托喻，于是张惠言将一个词中的女子与词外的君子联系起来，这就形成词蕴含双重性别的现象。

笔者认为，张惠言从“画眉”二字看出有〈离骚〉的托喻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不少的诗词中，女子的蛾眉与才子有所联系。譬如说，唐代诗人胡曾的《寄薛涛》一诗中：“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¹³”（彭定求等编，1960:7438），郁达夫的〈日本谣〉一诗中的“扫眉才子众三千”（郁达夫，

¹¹《楚辞·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撰，金开诚等校注，1996:39）

¹²在文化学批评中，文化是以符号为基础的，因为文化必须依靠符号来体现，并且也靠符号来保存和传递。人类的语言和文字产品是最复杂的信息传播系统，所以它成为一种传播文化的符号。（王先霈主编，2008：110）

¹³一说为唐代诗人王建所作。

1982:40) 等都以扫眉才子来比喻有文才的女子, 故此“蛾眉”与才能便有了一定的关联性。

当“蛾眉”变成了中国传统中的文化语码, 学者们便不能将“画蛾眉”就是一个女子在铜镜前画蛾眉这么简单视之了, 所以当一首词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化语码便会让读者产生联想性。那么究竟纳兰性德这首词中是否有张惠言口中的“<离骚>初服”之意, 笔者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为被用非其志的纳兰性德是符合感士不遇的条件。不仅如此, 纳兰性德在《饮水词·忆王孙》(西风一夜翦芭蕉)一词中写到: “读<离骚>, 洗尽秋江日夜潮。”(纳兰性德著, 赵秀亭、冯一统笺校, 2011: 278)从纳兰性德的经历来看, 他虽没有如同屈原被放逐的经历, 但其在政治上的失意及对官场黑暗的痛恨皆让他与屈原的情感是能产生共鸣的。因此, 他才会“满眼芳菲总寂寥”(纳兰性德著, 赵秀亭、冯一统笺校, 2011: 278), 如此情绪低迷之时, 选择读<离骚>, 并且读了之后“洗尽秋江日夜潮”, 而词人的心绪难平正是因为其情感因与屈原相通而引起的。

另外, 叶嘉莹在“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一句中也作出了第二层面的诠释。她认为女子的美丽是要男子来欣赏的, 女子之所以化妆是因为希望有一个悦己者来欣赏自己。等女子等来悦己者的出现后, 她便会将自己许配给那位男子。若从男子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臣子, 男子也希望等来一个能够“悦己”的君王, 等到了, 男子也便会许身给国家, 许身给朝廷, 许身给领袖。(叶嘉莹, 2008: 206)可是当词人知道了承恩不在貌¹⁴, 不再是蛾眉画得好就得到帝

¹⁴杜荀鹤之<春宫怨>: “早被婊娟误, 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 教妾若为容。”(彭定求等编, 1960:7925)

王的恩宠，不再是品德才能美好的君子就能掌权、得势，而是到最后只有最会吹牛、最会拍马屁、最有手腕之人才会在朝堂上获取高位时，便会“懒起画蛾眉”。对于女子等不到悦己者而倦于梳妆的这点可从《饮水词》部分词作中看到，如〈菩萨蛮〉（阑风伏雨催寒食）：“半晌试开奁，娇多直自嫌。”（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79）词中的女子在在兴高采烈请女伴来为自己画眉时，却过了好久才打开化妆的盒子。之后，女子正欲提笔画眉时，却又对着镜子自我嫌弃。此词并没有提及女子的良人，女子的倦于梳妆也许是由于她突如其来的闺愁，亦也许是因为“悦己者”从头到尾都未曾出现。同样的在〈采桑子〉（凉生露气湘弦润）一词中：“舞鹖镜匣开频掩，檀粉慵调”（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6），词中的女子亦是因良人没在身边，所以当想对镜子理妆时却又懒得均调香粉，反正“悦己者”并不在身边，女子便倦于梳妆打扮，最后只能“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6）。

上文中已提及，当词人知道了承恩不在貌，明白了不再是品德才能美好的君子就能掌权、得势，而是到最后只有最会吹牛、最会拍马屁、最有手腕之人才会在朝堂上获取高位时，便会“懒起画蛾眉”。那么纳兰性德是后者吗？从史料记载，以及通过文学能看出作者的品性上来看，显然不是。那纳兰性德是否是前者，从多方面资料看来是，纳兰性德便是那种怀才不遇的高尚君子。从他对待卫一职的强烈不满来看，他终究是没有等到一个真正的悦己者出现，

另外，《饮水词·天仙子》（梦里蘼芜青一翦）中的“梦里蘼芜青一翦，玉郎经岁音书远”（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94），笔者认为词中“蘼芜”二字也能构成一种文化的语码。“蘼芜”是一种香草，但在传统

诗词中，“靡芜”一词多和夫妻分隔两地或闺怨有关联。譬如说，《玉台新咏·古诗》之一的“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徐陵著，吴兆宜笺注，1979:1）或谢朓〈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诗〉中的：“相逢咏靡芜，辞宠悲团扇”（逯钦立辑校，1983:1442），两者都是表达了女子被弃、被冷落之怨情，因此“靡芜”便有了关于弃妇的文化语码。这就回归到上文第二章叶嘉莹所说的“弃妇”往往象征了男性词人的不得志之感。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一书讲解此词：“诗人以闺人口吻表达了孤寂哀伤之情怀，是为伤春伤别之作。”（张秉戍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63-64）春天是个万物复苏的季节，然而当这样一个美好的事物将要离去时，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有个“玉郎经岁音书远”的女子在苦苦等待。自古以来，在这样一个暮春时分，文人会容易地将之与自身境遇想结合，从而产生悲愁之感。因此，若说此词中词人借闺怨表达自己的伤春，那词人之所以伤春便是因想到自身境遇，而纳兰性德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确实能够引发其伤春悲秋之感。看着美好的春天终将逝去，词人像词中的弃妇一般，除了得承受“被抛弃”的痛楚，还得承受面对万物凋零的伤感，并感叹自己似乎又要漫无止境地等待着下个春天的到来，就如同他苦苦等待理想得以实现的一天。

第二节 象意产生双重性别

抒情传统是指中国自史来以抒情诗为主所形成的一个传统，而词便是继承抒情传统的一种文体。高友工对于抒情传统的解释如下：

抒情美典是内省，它主要描写对象自是心境，它主要描写方法自是象意。

象意这一种表意的功能着重在所表的是心理的“意”，而“表”的方式是暗示、隐指。象意的基本条件，（一）它的内容是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情绪、感情、性格、气质……（三）它们二者是能形成一种互相对应的比照的……

（高友工，2008:103）

词是一种含蓄的文体，它不似诗歌如此直抒胸臆，而是较为隐晦曲折，所以词的主要描写方法即为象意，也就是通过一种隐喻的方式，将词人心理的情志在词作中展现出来。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无论词的描写方法多么地隐晦曲折，它依然可能会与词人的情感相呼应。当“象”与“意”形成一种互相对应的关系时，读者便可以通过词中的内容、物性、心象等物，从而推测出词人创作时内心的情感。不过，并非词中所有的“象”与“意”都能完全对应，所以读者必须懂得自行判断，才不会曲解词作中的象意。因此，笔者认为当以女性为视角的“表”和男性词人内心的“意”互相对应时，便会产生该词蕴含双重性别。

《饮水词·山花子》（小立红桥柳半垂）一词中展现的是一个身穿华丽衣裳的女子在红桥上伫立着。在词中，女子手中握着采得的“石榴双叶子¹⁵”

（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58），但这样一个寄寓了女子相思之物，她又能“欲贻谁”呢？（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58）“便是有情当落日，只应无伴送斜晖。”（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58）“无伴”牵出了女子内心落寞，就因为“无伴”使到女子的情意只能像落日一般徐徐落下，暗埋心中。女子不愿虚度年华，可是自己的归宿又不曾出现，所以女子只能“寄语东风休著力”（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

¹⁵宋陈师道《西江月·咏石榴》：“凭将双叶寄相思，与看钗头何似。”（张秉成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90）

一统笺校，2011：158），求着“东风”不要将春天吹走。这是因为她的年华就像“不禁吹”的春天一般，春天过了，又得等下一个春天，而她的年华又经得起多少个春天的消耗。

高友工认为在抒情传统中，“意”与“表”是互相对应的。此词中描写的是一个盼望着归宿的少女，然而换个角度试想想，当词人在创作一个等着被爱的少女时，自己会不会有着和少女感同身受的感慨？他是否会觉得自己就同这词中渴望着好归宿的女子一样，渴望着被欣赏，渴望着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归宿，亦或者是这笔下的少女或许本就是词人为了抒发内心感受而赋予的一种形象。

另外，高友工说道，美典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是“为什么”和“怎么样”？从创作者的观点来看是他为什么要创造一件艺术品，怎么样来实现他的目标，而这件艺术品本身是什么正是这个创作目的和方法的核心问题。（高友工，2008:93）因此，当纳兰性德在词中描写一个期盼着归宿的女子时，其创作动机便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究竟为什么会创造出一个渴望获得好归宿的一个少女形象？

上一节中有提到，古代女子想要等到一个“悦己者”，男性也同样想要等到一个会赏识自己的君王，而所谓的“悦己者”便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归宿”。笔者认为，词中的少女是纳兰性德心中情志的投射，他就像词中的少女渴望着被欣赏，因为这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所以他便只能在词中婉转地表达出来。侍卫一职根本不是他的理想，才高八斗的他在人生顶峰时果然迎来了康熙帝的欣赏，然而帝王虽欣赏了他，却忘了知人善用的道理，将他屈才为一

名三等侍卫。上文已述，纳兰性德是一个不重名利之人，所以他对于侍卫的职位高低自然不会看重，他对侍卫之所以不满是因为侍卫的工作性质总是束缚着渴望无拘无束的他。另外，侍卫一职也与他的理想和抱负相差甚远，他想要的是更宽阔的天地，让他能够尽情的翱翔，但伴君如伴虎的侍卫一职却只能让他活得战战兢兢。在这漫无止境的等待中，他就像词中的少女一样盼望着理想能够实现。同样的，他也像词中的女子一样年华易逝，他还有多少年的时光能够浪费，而他的理想和抱负是否有圆满的一天。

另外，在《饮水词·浪淘沙》（双燕又飞还）一词中，女主人公面对着“好景阑珊”的春残之景，又看着飞还来的“双燕”和无情的东风时，女子不禁思念起心上人，然而心上人却和她隔着“遥山”。（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02）此情此景再加上思念成灾，女子只能“粉泪偷弹”，暗自伤情，甚至和心上人“梦见犹难”。（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302）从词意上来看，词中所述乃女子在春残之际倍感思念心上人的闺愁，女子的孤清寂寞在春残时分更显悲情。不过，《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一书讲解此词：“此篇之特色处乃是作者借“闺怨”的形式抒发自己的离愁。”（张秉戍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171）对于此点，该书并没有多加论述。笔者认为词人借用“闺怨”来表达自身的离愁有两种，一是与词中的女子一样“伤春”，表达自身对春天逝去的惆怅；二是借用女子无法与心上人相伴的闺愁来表达自身的不得志，他就像词中的女子一般不能与心中所求“长相厮守”，而纳兰性德的心中所求无非就是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以实现的理想。

第三节 共同情感产生双重性别

妻子卢氏的早逝是纳兰性德心中最为深沉的悔憾，其悼亡词透露了他后悔妻子在世时自己没有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他每一次的在宫中坚守岗位，每一次的随扈出行，都让这一对相爱的人儿聚少离多，无情的现实使两人都被困在相思的无限循环之中。

张德惠在〈幽艳哀断、凄婉深沉的美——读纳兰性德爱情词有感〉一文中认为，《饮水词》中有十五首从对方立意写绵绵思念之情。（张德惠，2008:47）他认为词人表面上是以女主人公的视角来写思妇情怀，但实则是写词人内心含蓄而委婉的相思之情，即以对方的立意抒发绵绵思念之感，是一种心灵寄托的表现。因此，当词人与词中的女性拥有共同情感时，两者的情感便会合为一体，在述说女主人公的情感时等同于述说着词人相同的情感，这便产生了词中蕴含双重性别。

《饮水词·南乡子·捣衣》一词中，从词意上来看，词中所述是诗词中常见的“捣衣¹⁶”题材，词人以思妇的视角写着征夫怨妇的故事情节。成双成对的鸳瓦被寒冷的大雪覆盖着，词中的女子“欲寄寒衣转自伤”。（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2）。为丈夫准备御寒的衣物本是件幸福之事，但丈夫远在他乡，这样的事情妇人做起来只能倍感忧伤。妇人与丈夫不见已久，但听闻“征夫容易瘦”（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2）。不过，丈夫是否真的瘦了？其实，女子也未可知也。既然现实中无法相见，妇人

¹⁶古代征人的所用衣物皆自理，是故每逢换季之时，征夫的衣物等即由其家人寄送。（张秉戌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55）

只能到梦里去看丈夫究竟消瘦了没有，想要知道寄去的寒衣能不能合身。不过在深夜中，女子却“支枕怯空房”。（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2）寒夜中，孤枕难眠的女子又如何与丈夫梦里相见？于是在这“已是深秋兼独夜”中，妇人的感受只有“凄凉”，并且随着寒夜越来越深，只有“更断肠”。（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32）。

笔者认为，若要说词中的故事寄寓了词人的情感的话，首先其内容必须与词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因为这样两者才会产生关联性。从史料和其文学作品来看，纳兰性德长期随扈在外，与妻子卢氏分隔两地，小两口的爱情故事写得正是“征夫怨女”的情节。当纳兰性德随扈在外前，妻子卢氏便会像词中的妇人一般，为其做着捣衣的工作。“征夫容易瘦”是纳兰性德切身的体会。从《饮水词》中，读者可以看到纳兰性德对于羁旅在外的辛苦。他曾在〈虞美人〉（峰高独石当头起）一词中描述羁旅的环境恶劣，“峰高独石当头起，影落双溪水”（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00），随扈出行时的举目所见皆是高山溪水，而这样群山环绕的环境中，他们的队伍“行到断崖无路小桥通”（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00），到了断崖前没有路时，他们便只能小心翼翼地度过悬崖上的小桥。山路的险峻，摇摇晃晃的悬崖小桥，写尽了词人旅途的艰辛。“朔鸿过尽归期杳，人向征鞍老”（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00），眼看时间飞逝却归期难定，思家之情令其“又将丝泪湿斜阳”（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200）。恶劣的环境再加上思乡情切的煎熬，又怎不会令“征夫容易瘦”，而纳兰性德每次的随扈出行就像征夫一样踏上离家的旅程。

笔者认为，相思是相对的，在家独守空闺的妇人会想要在梦里与远在外边的丈夫相遇，那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丈夫又何尝不想与妻子在梦中相遇。纳兰性德也许想象着家中的妻子就像词中的妇人一般思念着他，渴望与他在梦中相见，而这样的团圆何尝也不是他的心愿。不过“支枕怯空房”阻挡了有情人梦里相见的美好，独守空闺的妻子无法在寒夜中入睡，而身在他乡的纳兰性德也同样的体会着“支枕怯空房”的孤独。身心的煎熬使到他和妻子两人在漫漫长夜中，只能各自“凄凉”，各自“断肠”。

另外，《饮水词·唐多令·雨夜》一词中，同样的从词意上来看亦是思妇怀夫之作。词中的女子因与丈夫相隔两地而“是年年，肠断黄昏”。（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99）在孤独寂寞的深夜中，女子就算妆容残了也因没悦己者而不在意了。“梦向金微山下去”（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99），女子想要到梦里寻夫，好不容易来到了丈夫驻守的边地，偏偏却“才识路，又移军”（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199），无奈命运作弄人，女子终究没见上思念之人一面。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一年秋，奉使覘梭龙……”（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358）纳兰性德多次随扈出行在外，甚至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纳兰性德曾受命出使覘梭龙，而这趟出使有人认为这是东北之行¹⁷，但也有人认为是西北之行¹⁸。从这首词来看，女子的丈夫出使金微山¹⁹是西北之行，所以此词也许作于纳兰性德出使西域的途中。这也许是词人在出使的途

¹⁷张任政在《清纳兰容若先生性德年谱》中认为覘梭龙是索伦部的居住地，在黑龙江雅克萨城一带。（张任政，1985：27）

¹⁸有学者考证出“梭龙即绰罗斯”，并说绰罗斯是西北反抗清廷的准噶尔部族的心思，但此说法的弱点在于没有找出梭龙所在的确切地点。（刘德鸿，1997：344）

¹⁹《后汉书·耿弇传》载：“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范晔，1965：718）

中，假想起妻子思念他的情景。当词人设想对方在闺中孤独地思念自己之时，正好反射了征人羁旅的孤独，而纳兰性德的经历便同他笔下的征人一般。因此，笔者也认为词人是从对方来写自身的相思之苦，这样不说自己思念，而是想象对方在思念自己，其相思之苦更显浓烈。

另外，《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一书讲解《饮水词·浣溪沙》（泪浥红笺第几行）：“这首词仍是从对面写起，写妻子对我的深切怀念词”。（张秉成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135）“泪浥红笺第几行”（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53），词人想象着妻子在写信给他的时候默默流泪，而独守空闺的妻子只能“屏障厌看金碧画”及“遍翻眉谱只寻常”（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53），即只能靠看屏风和看眉谱来打发时间。此词明明是词人在心中思念着家中的妻子，却偏偏设想出对方在思念自己，这样情感其实是更加深情，并且其相思之苦更加深沉的。笔者认为，这些描写思妇的词作之所以会让读者认为词人是从对方来写自身相思，除了是因为词中所述与词人经历互相契合以外，更重要的一点便是词人与词中的女子有着共同的情感。笔者认为，就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情感相同，当两者的情感合为一体时，便会形成词人在以他人视角叙述的时候会将自身的情感融入其中，而词中的女子变成一种代言体，这便形成了词中蕴含双重性别。

结论

词作为一种含蓄并委婉的文体，其最大的作用便是让词人能够借助事假而表达情真，并将自身无法明言的情志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词虽然不似诗直抒胸臆，而是在书写上较为曲折婉转，不把情感放在台面上说，让读者读时似有迷朦之感，似懂非懂，但却又能够品会出词中所蕴含的词人情志，这正是词的魅力所在。笔者认为，《饮水词》中描写女性的词作是最能体现词为含蓄文体的作品。词人借用女子的形象，通过女子的口吻将内心深沉的情感无顾忌地展露出来，从而形成词蕴含双重性别。

当词人与词中女性起到相呼应的对比时，词人便不只是单单地在以他人视角说着他人的故事，而是借用第三视角来述说自身的故事。同样的，当词中的女子与词人拥有共同情感时，词人在写对方的情感便如同在写自身的情感，因为他们两者的情感是一个共同体，无法分开言之。另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当一个事物在文学上多次被赋予另一层含义时，便会形成一种文化语码，而这样的文化语码会导致该事物除了拥有本意外，还会拥有某种文学意义。文化的语码可以将两件事物串联为一体，就如“女子画蛾眉”，除了简单地在述说女子画蛾眉外，还象喻着“男子追求品德的美好”，这便形成了男性词人在描写女子时，可借用女性特质来暗喻自身的情志。

如上文所述，抒情传统中的象意、文化的语码，以及词人与女主人公共同的情感等种种因素都会导致词中蕴含双重性别，所以词描写美女情爱的传统才会世代承袭，因为这些词作绝非无重大意义，而是寄寓了词人最为深沉的情志。

引用文献

一、书籍

1.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1994），《白虎通疏证》（上卷），北京：中华书局。
2.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1965），《后汉书》（卷十九），上海：中华书局。
3. 高友工（2008），《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 黄晖（1990），《论衡校释》（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
5. 【清】况周颐著，孙克强辑考（2003），《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6. 【清】李渔（1991），《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7. 刘德鸿（1997），《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逯钦立辑校（198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
9. 【清】纳兰性德撰，黄曙辉、印晓峰点校（2008），《通志堂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清】纳兰性德著，赵秀亭、冯一统笺校（2011），《饮水词笺校》，北京：中华书局。

11. 【清】彭定求等编（1960），《全唐诗》（第十九册），北京：中华书局。
12. 【清】彭定求等编（1960），《全唐诗》（第二十册），北京：中华书局。
13. 屈原撰，金开诚等校注（1996），《屈原集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4. 荣格著、叶颂寿译（1974），《未发现的自我》，台北：晨钟出版社。
15. 唐圭璋编（1986），《词话丛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16. 【元】脱脱等撰（1975），《金史》（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
17. 王国维（2006），《宋元戏曲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8. 王国维撰，黄霖等导读（1998），《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2005），《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 王先霈主编，胡亚敏副主编（2008），《文化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1. 王兆鹏（2008），《词学研究方法十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徐陵著，吴兆宜笺注（1979），《笺注玉台新咏》，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
23. 严迪昌（1998），《清词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4. 叶嘉莹（2008），《风景旧曾谙：叶嘉莹谈诗论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5. 赵尔巽等撰（1977），《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26. 张秉戍编著、叶嘉莹主编（2001），《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
27. 【清】张惠言（2011），《词选附〈续词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8. 张任政著，王云五主编（1981），《清纳兰容若先生性德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29. 孙克强（2004），《清代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0. 郁达夫（1982），《郁达夫文集》（第十卷），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1. （后蜀）赵崇祚编，杨景龙校注（2014），《花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二、论文

1. 郭爱妹、陈晴钰（2012），〈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女性主义解读〉，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页103-108。
2. 张德惠（2008），〈幽艳哀断 凄婉深沉的美——读纳兰性德爱情词有感〉，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页46-48。

参考文献

1. 艾治平（1999），《清词论说》，上海：学林出版社。
2. 陈水云（1999），《清代前中期词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3. 方智范、邓乔彬等著，徐中玉主编（2005），《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 郭则沄著、屈兴国点校（2014），《清词玉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5. 黄天翼（1983），《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6. 闵丰（2008），《清初清词选本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清】纳兰性德著、张草纫笺注（2003），《纳兰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清】纳兰性德著、闵泽平译（2013），《纳兰性德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9.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委员会编（2002），《全清词·顺康卷》，北京：中华书局。
10. 苏缨（2015），《纳兰词典评》，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1. 唐富龄（1991），《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2. 邬国平、王镇远著，《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徐雁平（2012），《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 叶嘉莹（2007），《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叶嘉莹（1981），《迦陵论词丛稿》，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6. 叶嘉莹（1997），《古典诗词讲演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17. 叶嘉莹（1997），《清词丛论》，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18. 叶嘉莹（1989），《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台北：大安出版社。
19. 叶嘉莹（2015），《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叶嘉莹（2007），《迦陵说词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1. 叶嘉莹（2006），《名篇词例选说》，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2. 叶嘉莹（2007），《清代名家词选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3. 叶嘉莹（2014），《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4. 叶嘉莹（2000），《词学新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5. 沙先一、张晖著（2008），《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6. 孙克强（2008），《清代词学批评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7. 张宏生（1998），《清代词学的建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8. 张宏生（2008），《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9. 张世斌（2008），《明末清初词风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附录

《诗经·邶风·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诗经·邶风·日月》

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

日居月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宁不我报。

日居月诸，出自东方。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诗经·邶风·终风》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

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

终风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曠曠其阴，虺虺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

纳兰性德《饮水词·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潮，啼鹃恨未消。

纳兰性德《饮水词·踏莎行》（倚柳题笺）

倚柳题笺，当花侧帽。错教双鬓受东风，看吹绿影成丝早。

就中冷和谁道。小楼明月镇长闲，人生何事缁尘老。

纳兰性德《饮水词·青衫湿遍·悼亡》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共银红。忆
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
路，教寻梦也回廊。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阳。判把长眠滴
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
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胡曾〈赠薛涛〉（一作王建诗）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于今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郁达夫〈日本谣〉其八

扫眉才子众三千，万里桥边起讲筵。

羨煞传经诸伏女，一时分得水衡钱。

纳兰性德《饮水词·忆王孙》（西风一夜翦芭蕉）

西风一夜翦芭蕉，满眼芳菲总寂寥。

强把心情付浊醪。读《离骚》。洗尽秋江日夜潮。

纳兰性德《饮水词·菩萨蛮》（阑风伏雨催寒食）

阑风伏雨催寒食，樱桃一夜花狼藉。刚与病相宜，锁窗薰绣衣。

画眉烦女伴，央及流莺唤。半晌试开奁，娇多直自嫌。

纳兰性德《饮水词·采桑子》（凉生露气湘弦润）

凉生露气湘弦润，暗滴花梢。帘影谁摇，燕蹴风丝上柳条。

舞鸂镜匣开频掩，檀粉慵调。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

纳兰性德《饮水词·天仙子》（梦里蘼芜青一翦）

梦里蘼芜青一翦，玉郎经岁音书远。

暗钟明月不归来，梁上燕，轻罗扇，好风又落桃花片。

《玉台新咏·古诗》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完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谢朓<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诗>

掖庭聘绝国。长门失欢宴。

相逢咏靡芜。辞宠悲团扇。

花丛随机数蝶。风帘入双燕。

徒使春带赪。坐惜红妆变。

平生一顾重。宿昔千金贱。

故人心尚尔。故心人不见。

纳兰性德《饮水词·山花子》（小立红桥柳半垂）

小立红桥柳半垂，越罗裙飏缕金衣。采得石榴双叶子，欲贻谁？

便是有情当落日，只应无伴送斜晖。寄语东风休著力，不禁吹。

纳兰性德《饮水词·浪淘沙》（双燕又飞还）

双燕又飞还，好景阑珊。东风那惜小眉弯，芳草绿波吹不尽，只隔遥山。

花雨忆前番，粉泪偷弹。倚楼谁与话春闲，数到今朝三月二，梦见犹难。

纳兰性德《饮水词·南乡子·捣衣》（鸳瓦已新霜）

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时仔细量。

支枕怯空房，且拭清砧 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独夜，凄凉。月到西南更断肠。

纳兰性德《饮水词·虞美人》（峰高独石当头起）

峰高独石当头起，影落双溪水。马嘶人语各西东。行到断崖无路小桥通。

朔鸿过尽归期杳，人向征鞍老。又将丝泪湿斜阳。回首十三陵树暮云黄。

纳兰性德《饮水词·唐多令·雨夜》

丝雨织红茵，苔阶压绣纹，是年年、肠断黄昏。到眼芳菲都惹恨，那更说，塞垣春。萧飒不堪闻，残妆拥夜分，为梨花、深掩重门。梦向金微山下去，才识路，又移军。

纳兰性德《饮水词·浣溪沙》（泪浥红笺第几行）

泪浥红笺第几行，唤人娇鸟怕开窗。那能闲过好时光。

屏障厌看金碧画，罗衣不奈水沉香。遍翻眉谱只寻常。